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六

閘北的血史

冰瑩等著

華之國編輯

弁言

蘆溝橋的砲聲，揭開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八一三」淞滬戰爭，掀起了全面抗戰的巨浪，中國——我們的祖國，是向來愛好和平的，爲了受不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就不值運用着短短三年準備的國防建設來和窮兵黷武、整軍備武了五六十年日本軍閥作民族解放的鬥爭。在唯武器論者、機械論者的觀察，中日戰爭的結果，我們是必敗無疑的了。但是，事實勝于雄辯，這擺開在我們眼前的關北抗戰，我們到底是勝利了，並且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石。這不僅使全國的民衆驚異，就是全世界，甚至於敵人們也出乎意料之外！

看：三十萬的大軍，半數以上的海軍，三分之一的空軍，具備了機械化的隊伍，新式的殺人利器，從「八一三」到「十二九」，易主將二次，下總攻四次，調援兵五次，結果才衝破了大場一線，我們最高當局在長期抗戰中，不顧無謂的犧牲，才下令將突出部隊，有計畫的有秩序的作戰略上的撤退。這是事實，這是敵人的勝利麼？還是我們的勝利？無論何人都可明白，毋庸解釋的了。我想。

編者是身經上海抗戰六十餘天，才離開了前線的。我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敵人的飛機，無限制的向關北投彈，一天最少要拋一二百枚；浦江的敵艦無終止的轟擊，每一分鐘幾乎有一砲在開放，這樣的劇烈砲火之中，我們的忠勇將士，憑血肉之軀，屹立前線，不動聲色。這是上下數千年，翻遍了中外的歷史所未之前見的，現在，事實擺開在我們的眼前，這不是勝利是什麼？你說。

最後關頭孤軍堅守四行倉庫四日夜，創造下抗戰史最光榮的一頁，不是奉令撤退，到今天也許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飄展在四行倉庫之上吧！雖然，當本書付印之時，全部將士已放棄了關北，放棄了滬西和南市，作戰略上的退却，但是勝利還是勝利，委員長說：「放棄上海，並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對，在長期抗戰中，一城一地的進退，有什麼關係呢？除非他是準漢奸，才會作失敗想。

關北的血戰，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石，關北的血史，昭示了我們民族復興的朕兆，我們怎可不鼓舞忻悅來閱讀這忠勇戰士們血和肉所寫下的歷史呢？這小小一本冊子，勝過了千百部的巨大的二十五史！

目次

次	目
弁言	華之國(一)
關北退却記	楊紀(一)
火中的關北	申記者(四)
梵皇渡頭	張常人(八)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一二)
軍中三日記	胡蘭畦(二一)
陳家行血戰十日記	誠(三五)
前線兩晝夜	吳大珉(四一)
戰場一角的應戰	胡蘭畦(五五)
血戰三日記	冰(六六)
血的故事	冰(七二)

關北的血史

- 南翔夜行記……………許華(七八)
- 蔡將軍羅店血戰殉國記……………薛祚光(八一)
- 殉難營長周鑑……………湯德衡(八四)
- 關北孤軍指揮官長訪問記……………勾秋(八九)
- 孤軍退出記……………問津(九五)

關北退却記

瀋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關北區域乍遇我軍鬥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二八」關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後，不圖僅掉七十四日，大場忽焉失守。關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却。五年前之悲劇，不幸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關北，甫二十日，遽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時萬感叢集，儼如中山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己，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甚爲重大。蓋此處一失，關北、江灣卽成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關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力薄，如此重要鎗鎗地，竟輕輕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關北、江灣，其守軍不能不行戰略上之退却矣。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失守之消息傳到，關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正午卽奉「死守關北」之命，全軍歡聲雷動，滿擬拚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來立即撤退之命。雖

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衝圍圍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國土，即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這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路向西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索喘息不寧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輻重之舟，呀啞夜航，余等得乘船三艘，排水前進。過廣榮山莊河面時，清晰密集之槍砲聲，自波上飄來，流彈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哨兵，荷槍露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展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砲壓制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折而南，入中山路，敵砲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砲、信號槍、探照燈竟闖成滿天星斗。惟敵砲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如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即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為中國復興之徵象。

記者因職務關係，至×××，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脚傷未愈，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闔戶，僱車不得，輾轉於途。幸遇一九三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雲飛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

回憶開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偽組織者，此次開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敵在政治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開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幾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貲，據點喪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開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即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途遙望，則開北火舌四起，黑煙滿天，其中尚有槍砲之聲，顯係我軍掩護部隊尚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烟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開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

——楊紀·十月二十七夜——

火中的關北

「保衛大上海」，現在不是空喊的時候了！要緊就執行着「保衛大上海」的有效工作！「焦土抗戰」，我們還未作到驚人的程度，敵人的「焦土侵略」，可說澈底的施予我們了！

不信，睜眼看看！登高一點看看，走到蘇州河邊看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關北顯然陷於三面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一 敵機瘋狂了！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前天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路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申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在我軍撤出整個關北的

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申新職工死傷的總數，到晚間還沒有知道。據逃出的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記者昨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逃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里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而沒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不予不肯走開。

二 彌天的大火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彌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有好多工人在申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趁鐵柵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了！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的京滬車，有的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頤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關北、江灣……淪為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往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居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施瘋狂地轟炸，尤其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炸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三 逃不出死亡線

在敵機凌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敵機散去，鐘敲六點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柵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飢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還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象，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燒了！

四 悲壯的鬥士們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新垃圾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煙霧瀰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往來梭巡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緣的大火！

五 一座火山口

在新開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觀察時，忽然蘇州河里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人駁動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驚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着哀呼，沒有顧得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裏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話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樓」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地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個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金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兵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陸鐵廠」，早經炸毀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申·十月二十七日——

梵皇渡頭

——值得敬愛的英國兵——

隨着大場我軍的南撤，江灣開北的守軍，在昨晚十時奉到撤退的命令，在一度攻擊的掩護下，全師向滬西移動，這是不是在戰場我方主力戰敗的結果呢？不！我想，凡是對戰爭稍具常識的人，一定知道這僅是全部抗戰中爲適應某種戰略，避免無謂的重大犧牲而出此。有

人以爲我軍將放棄大上海那也是一種杞憂，我軍決不會在絕對有放棄大上海的必要以前，任整個大上海淪陷敵手的。軍事當局已表示決心確保滬西和南市了。

爲欲明瞭滬西的實況起見，昨天下午一時許，在巡視了蘇州河南岸的情況，遙望着整個開北像大溶爐似的在吐着烈焰，黑煙和火舌奮怒地向藍碧的秋空狂飆後，便向西穿過曹家渡的平民的鬧市，到梵王渡一帶去觀察一次。

曹家渡一帶是由憲兵駐守的，路中的砂袋堡壘像經過雕琢般的齊整而美麗地躺在地上。他們分隊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可是市街上仍是由市警察維持治安，指揮交通。不同的，只是一個多月來漸趨安定的市況，比較稍見忙亂；最顯著的，便是迎面而來的難民的行列。

車子在凱旋路的北端停了下來。我沿着靜靜的蘇州河，穿過安置在路上的鐵絲網，向滬杭甬路梵王渡鐵橋走去。鐵道口的柵門由幾位英軍管理着，陸續讓要求進入越界築路區的難民們從門縫裏擠進來。他們手裏雖然握着鞭子，却用來指揮。三四個外國攝影師，有的用鏡箱，有的用活動攝影機，在柵門外攝取難民們扶老攜幼、肩挑背負、顛沛流離的慘狀。

這裏難民，大都是大場開北和真如間這一三角地帶中各村落的居民，是敵機費了七十多天的轟炸所剩剩下的。也許是太意外，也許是前方的景象太恐怖了，所以不論他們已是走了

七八里，抑或一二里，他們都已經顯出極度的疲乏，衣服散亂，神色倉惶。大部分的人都是步履蹣跚，沿途顛覆。他們臉色蒼白，眼睛都失了神，失去了中國人民眼睛裏所常見的和平而樸實的光芒。

我走上鐵橋東邊的人行道（現在北端是被堵塞了），對着蘇州河北的高低起伏的田野瞭望。秋陽和春日同樣光彩和溫暖，郊景依然如舊。只是，每一條射向鐵橋的村道上，都只見黑壓壓的一條線，避難的同胞，像螞蟻般向南爬來。這時，在這處可以聽到疏落的槍聲，間或是一二響的小銅砲彈的炸裂聲。敵人的飛機很低的在不遠的空中成羣來去。那飛翔的姿勢似乎在自豪着，這一次我軍自動的暫時撤退將登人他們的功勞簿一般。

大多數難民在走到鐵橋北端都似乎要昏倒。但仍掙扎着很費力的一步步跨過鐵橋的枕木。老婦和孩子們的步武是不夠枕木距離的，於是跌的跌，爬的爬，叫的叫，哭的哭，那直可說是極盡了人間的慘象。凡是人類，除了是日本的殺人不眨眼「劍子手」，那以轟炸平民和不設防城市的日本空軍，誰都會油然而起同情之心。

啊！我從來沒有對英國兵起這樣的好感。他們捲起袖管，用那粗壯多毛的手臂，從橋的波端一次次的一手抱着一兩個正在駭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顛倒的老婦或無力行走的

婦人們走過橋來，一担担代難民們把衣被或食米挑過橋來；他們流着汗，一次一次，我在那邊的二小時中他們始終是那麼像對自己的家人般真誠地對難民們援手。我親眼看見難民們對他們感激得落下淚來，我親耳聽見難民們由衷地訴說的感謝話。我知他們雖然不懂得，却也並不是希望人們的謝詞。我第一次看見真真的「人」。——他們那種勇於助人的精神，實在使人敬佩！

一二三號華捕（後來知道他叫做嚴秉衡）也是最出力的一個，在橋上只有他一個中國人。他幾乎把全力援助難民。他說：「我沒有錢捐助給國家，可是我有氣力援助人家却是應該的。」他是一個年青壯健的北方人。我和他拉手，用對英國兵的敬意和他拉手。

難民們走過鐵橋後，大都沿着蘇州河向西去。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安在。那邊正是未來的大戰場，要求比較安全，還是沿鐵路線向南。可是，我無法對每一個避難的同胞訴說。

日本空軍依舊對難民轟炸。我為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包紮創口。她的手臂上段給彈片割去了一大塊。她只想逃，却忘記了痛，忘記了不讓血流出來。我一時找不到綢布，我身旁的一位外國攝影師的太太却慷慨的遞過一塊美麗滑潔的手帕，我用常識為她紮緊，使不再讓血流出。另外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前腦給日兵一槍打中了，一個美國兵把他扶上了自己的

救護車開走了。

正在這時候，梵王渡的戰事開始了。在鐵路橋之北不遠的一塊高地背後，突然發出了清脆而連貫的自動步槍聲。目標正對着河南我們——英兵軍捕們和難民們。這使橋邊的英國兵都出乎意外，我們顧不得許多男女老少的難民正癱瘓似的坐在地上的難民，最先急忙尋覓一個隱蔽的所在。可是四週都是田野，我們，兩個英兵和攝影師夫人乃一同倒在路邊的水溝裏去。很淺，我們只得把胸部和面部緊貼在水溝的斜坡上。英兵也把子彈登了膛，準備在必要時射擊。河南的鐵路的彼方，立刻以同樣的槍聲向對方復報。我們竟沉陷在火線的中央了。

對方的子彈「飛——」——「飛——」的從我們頭上掠過，也許是太高了，也許是我這靶子沒有攔好，我僥倖地沒有受到什麼「刺戟」。可是，我不能不走，我不能斷定這戰事會延長到多久。到後來，我只得在對方的槍聲一休止，便向梵王渡車站方面逃。一路尋覓着掩蔽物。當我躲在一輛奶油色轎車側面的時候，我覺得這車子會鑽進好幾顆子彈。假如沒有那輛車，敵人的兩顆子彈或者不會做廢物吧？

我最初找到的掩蔽物離開對方至多只二三百米光景。到了愚園路，這才覺得安全了一些。

歸來時（二時三刻），幸運地看到兩架敵人的飛機給活生生的打下來。一架整個的墮下地來，落在北新涇方面我軍的陣地裏。另一架整個的墮下地來，一架在空中爆裂了，機體粉碎，機師用降落傘徐徐墜落我軍陣地，假如他沒有死的話，也許會在南京一度作客吧！

——張帶人——

大戰東林寺

一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揸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榴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担任守備職務。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天上沒有月亮，四野也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

美羅。好像水滸傳上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這裏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鋪在地上，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二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有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噼噼噼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真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東洋兵。胡排長也帶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胆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膀上，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三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明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但是來勢太凶，逼得遍野只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橫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著急了，然而有啥辦法呢？他只得惜子彈，密密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一面叫

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胡排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是他的心一橫，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噯！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一看，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板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啊！原來是援兵到了。」

四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營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在旦夕的東林寺。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歡喜

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坑，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坑前向他致最誠意的敬禮。有的在爲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個大仇，我們是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新的朋友。他痛心地，愛惜地要再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五 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皇軍」也是不行的喇。這時他們

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估不到，我就轟滅它！」砲聲像打大雷一樣，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起過來。

我們的輕機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開了，東洋兵却凶猛地衝到了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著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榴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榴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榴彈連向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動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就逃，這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天天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六 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

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却正要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開花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腳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殺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起過來。班長潘玉林覺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來。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

槽，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把鐵鍬，那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鍬。再也沒有那樣快，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嚙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

七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皇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咒，上畫一尊神像——上面寫着：「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炮，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

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身上也沒有帶着神，僅只有一顆保衛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着了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

——胡蘭畦·十月十六日——

軍中三日記

一

傷風老是不好，從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出來，跑去查醫生，誰知醫生早已回到四川去了。找別的醫生的鐘點又不適當，回到慰勞會也不好，因為再過半點鐘我要應程遠先生之約，到地辦的第十四救護醫院去給傷兵播音，想去想來，還是回家去等半個鐘頭好了。回去時，金先生告訴我說有個楊迅之打電話來過，他住在新惠中旅館，請我回來時就打電話給他。我真想不出這樣一個名字的朋友，我想一定是在北平被日本人扣去的楊一之回來了，我馬上就告訴劉思慕說楊一之回來了，他拿起電話就打，誰知楊先生已經出街去了，我又問金

先生他電話上說些什麼！

「他從前線回來的，明天就要去，他說十年前是胡小姐的熟朋友。」

「前線回來的？十年前的熟朋友？姓楊？」我想：「難道還是我十年前受調時的那位莊嚴慈和的楊區隊長？」我老早聽說他已經死了，難道還活着。我雖然想不出他的名字，但是總不會叫迅之。好奇心驅遣着我又給新惠中旅館打一次電話，請楊先生回來時打電話給我。

我去看了病回來，果然電話來了，這聲音熟極了，還不等我問，他就急忙地說：「我是××呀！」

「呵，是你！天曉得，鬧了半天，——之，迅之總沒弄清爽。咳！你在那處呀？」我說：「你在那裏呢？我來看你，好不好？」

「你幾時有空？我來看你好了。」他說：「我現在飯館吃飯如果你有空，我吃完飯就來。」

「我本要去一個朋友，現在不去好了，請你吃好飯就來！」

一個抄得只有一張皮，面色蒼白的青年的影子，活潑潑地在我的腦筋裏出現了。我記得九年前在南昌遇了事，我們都非常倉忙，我到他的家中，連他的妻子都沒有看見，我們就分手了。事情很簡單，因為他幫助一個落難的朋友，受了很大的牽連，影響到幾個朋友的去

留。雖然是發生了這樣的事，但是沒有人抱怨過他，因為這些朋友都很瞭解他是一個富有革命熱情的青年，他總是爲了幫助落難的朋友。想到這件事，我又想起在南昌的一班朋友，計算起來，已經死了許多，而久不通消息的××忽然而來，真是高興得說不出來，我從金先生的電話室走到思慕的房間又從思慕的房間走到金先生的電話室，我口中就是唸着：「他從前線回來，明天就要去。」而我的腦筋中老是繫系着一個文弱的書生。

吃了晚飯，我就在家裏等他。門鈴一響，我就自己去開，果然接着了，兩個穿軍裝的，一個穿長衫的，恰恰這個穿長衫的並不是××而是申報館的陳廣雅先生，而我想像的文弱書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彪形大漢，穿着軍裝，簡直是個偉大的軍官。我失聲地叫了：

「呵！要是在路上，我簡直就認不得你啊，偉大偉大！」

「誰也認不得我了，從前就瘦，一胖起來就胖得不可收拾，越用體力，就越胖，想減輕一磅也不可能，真是討厭得很！」

「偉大得很，不要灰心，再加幾磅簡直像銀行家，我們都可以向你借錢用了。」

彼此經過了許多苦難的十年舊友，話匣子打開了，從過去的朋友，過去的工作，說到現在的朋友，現在的工作，說到他的愛妻，他的小孩……像開了河流一樣滔滔不絕，一直說到

十點半鐘，快到戒嚴的時間，他們才去。我把他們送出門外，直看見他高大的背影轉出了弄堂，我又回想起十年前共同工作的一班純潔的青年和舊友。

二

我和楊幸之去看何先生，他是代表×將軍去給何先生致謝的，因為何先生送了前線將士很多慰勞品，所以他們前線回來的人，多半都要去看他老人家。在談話之後，何先生叫我去慰勞×將軍，我就決心和幸之一道去。

這天下午我已準備好了，幸之來電話說要明天才走，就在這天下午第×軍的溫處長又來接我們到第×軍去。何先生又來電話要我去，因為我問好了次日可以回來，我就決定先去第×軍。但是溫處長領着我在上海市內兜了兩圈風之後。他說車子出了毛病，我們並不會出上海市，就各自回了家。這就算是慰勞了第×軍。

第二天下午，我去到新惠中旅館，幸之高興地接着我，他說：「萬事俱備，只等車來！」但是，常常都是爲了車的緣故，延誤時間。幸之急得不得開交，他說：「真正糟糕！」

「急有什麼辦法？」

「再走不成，我要急死了。」他說：「你看：天黑了怎樣走呀！真的，我要自殺了！」

天，真是不客氣地黑了，而且還下起雨來。王說着，申報館的陳先生來了，他看見車還沒來，他一定要請我們吃晚飯，正因為車沒有來，我們誰也不願離開此地，怕給車子錯落了又來著急。陳先生又懇懇得根，終歸還是去叫了麵來，正在吃的時候，下面的喇叭按得咕咕直叫，幸之臉上的肌肉一下就放鬆了，眉頭也展開了，接連地說：「來了，來了！」於是我們都準備着走。

起身時，兩部車一齊走，但是車夫娘子又害了病，得先回去安頓一下，好在只停了兩分鐘就向前走。這時我忽然看見後面的一輛車，是用繩子綁在我們的車上在開駛，我大吃一驚：「爲什麼這車是掛着走？」我說：「這怎麼可以呀？」我曾經吃過車子在半路上拋了錨的苦頭，所以盡力的提出警告來。幸之不但告訴我，而且做出非常神祕的樣子，他說：「這兒有個秘密，而且是不能宣佈的秘密。」真是奇怪，我就想不出來，陳先生看着我想不到來的神情，於是他說：「請的領港。」我終於是在這四個字的中間，似乎是領會了他的意思，但是也不敢說是靠得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車子出了租界停在中國地方上，那兒早停有一輛新式車在等我們。幸之叫我掉到那部新車上去，雨淋淋漓漓地越下越大了，陳君在大雨中與我們握手告別，而我們的車子分了家，

現在自由地隨在我們坐的新車後面開駛前進。這時幸之才告訴了我，陳君當領港的秘密，我也笑了。

雨下得滴滴達達地從車篷上流下水來，風捲着雨水從縫口灑到我們的臉上。沿途都有撑着雨傘的哨兵跑到我們的車前來檢查通過證書，我們的車就在嚴密搜查之中向前開走。

我們的車大約開了三個多鐘頭，到了一個地方有很多車馬密密地停在那兒，這時我才懂得「戎馬惶惶」四個字的神氣。我們的車從這密密的車馬隊裏衝到一個較空的位置，這時真是黑得看不見人。幸之他叫車子停下來先就跳起下去，在黑暗中，我只聽着他高聲地在說：「關哇來了。」我想難道莊君在此？我正留心聽他的下文的時候，一個沈重湖南腔的口音已經傳到我的耳朵裏來！「在那裏呀？」我曉得是毛夢獻，因為幸之已經告訴過我，他在軍中，我剛剛打開車門看的時候，一個黑影子正從對面大卡車上跳起下來，這就是我們十年不見的青年文學家毛夢獻，又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在軍中服務幾年了。他過去那種堅苦的精神，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一到車前他就拿手電筒往車內直射，從電光中，我看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清瘦，火一般的眼光，好像要和電光比賽一樣接連地閃爍，他的口裏連連地說：「你強壯多了，比從前身體好多了。」說着，他已經鑽進車來，幸之這時也回到車來了，他

又對幸之說：「蘭畦比以前壯多了。」他惟恐傍人把話錄去一樣，連忙對我說：「你的生活，我們都曉得，讀到你的在德國女牢中那書，我對幸之說就活是你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啊！」他又慫恿地問我在德國的情形，出獄後的生活？接着他又說：「你來真是好極了，我們到此已經是一個多月了，從沒有人來看過我們，只有一個朋友來過，你是第二個；但是，我的運道不好，又要到後方去慰勞傷兵。」我們三人就黑越越在汽車內談說，其實，話幾乎被毛夢獻一個人爭去說了，因為他在極度高興的情況下，他的話活像放連珠砲一樣，達達達達不斷地說，傍人都插不進嘴去。他從去後方慰勞傷兵，說到審訊漢奸，打漢奸的板子，打了板子，他還不招供，又使勁地打。吸鴉片的人，要使勁打，就說出來了，以至於在×部他有兩隻雞，要請我吃了雞才去的話通通要在這短時間，都把它一齊說完。

車到××，從模模糊糊之中，我看出這市鎮偉大的輪廓。夢獻告訴我，×長在這裏開會，×××也在，今天高級軍官已經開了一整日的會議了。

幸之從車窗上又急忙地在和人說話，我們的車子，好像走踏步一樣地走着，慢慢地向前開駛。出了鎮口，又才風馳電疾地往前走。到了×××，毛夢獻才坐着原車回去。原來他是專為送我而來。這時我和幸之就在黑夜裏踏着極淋漓滑的路程摸索着向前走。

三

我們滑到×部的時候，已是深夜了，×長還沒回來。副官處長已經給預備了一間有架子床的單房間，我看他們都是睡在木板上或者土地上，而我要獨自佔一間單房，真是抱歉得很！終於還是存着男女有別的觀念，我就一人住在那間單房，而且睡的架子床。

因為昨夜有相當的疲乏，一覺睡到大天光，還被士兵吃飯的聲音鬧醒來。洗好了臉，吃了早餐，就去謁見×軍長。×軍長的軀幹不高，棕色的皮膚被太陽晒得透出紅潤的顏色，他有一種沉著厚重的儀態。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早已讀過了何先生送給他的詩和書信了。所以他與我握手之後就是致謝何先生和慰勞會的各位女同志，我也代表何先生對他表示了敬意。幸之又特別對×長介紹我在楊行對行救傷的經過。

「啊，那時正是我們的部隊在那裏。」

「是的，大家都不知道。」我說：「我救的是第×師，第××師。」

「這正是進步的證明」。他說着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世界上的人，都以為中國人是沒有組織的，一切都落後，尤其是日本人，他們總以為中國的軍隊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什麼都不行，那曉得一接觸之後，他才知道碰到對手啦；器械是新的，戰術也是新的，特別是士

兵的英勇，完全出乎他們的意外。這次的戰爭，完全粉碎了日本人的野心，今天他們才曉得中國人不是他們所想像那樣地怯懦。就思想上說，中國軍人，真比日本軍人進步得多，中國軍人都知道這是為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戰，大家都抱定了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犧牲的決心；日本軍則自知理曲，每個人都存着最迷信的落後觀念，無論是俘虜的日本兵，或者打死了的日本軍官，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符咒。從打死了的日本兵身上，我們搜出很多日記，大半都是很坦白地寫出他們的心情，比如他們寫着在軍旅中種種的困難，糧食、用品，以至於水都要從日本運來，他們深深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悲觀，文字寫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動人，而且都是徵來的新兵。」說到這裏，他表現出一種嘆息的樣子，我看他一定在想孫總理常常引用來勉勵人的天下為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倘若這些日本人要是走上天下為公的大道的時候，也是可愛的人才。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何曾夢想過走那「天下為公」的「大道」呢！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算一算，在今日的世界，除了中華民族有這樣理想的精神之外，就只有蘇聯正在那兒實行。

大家都沈默了一下之後，×軍又繼續地說話了：「日本人總是大吹大擂，幾個鐘頭要炸燬上海，幾個鐘頭要轟平南京，到今天一樣也不成功，這次血戰的事實，不但粉碎了日本人

驕橫的野心，而且還掃蕩了他在國際上的威風；恰恰相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却是增高起來，而且得到世界各國的同情，特別是各國的民眾提出許多幫助中國的方法。

「從開戰至今，無論他的飛機、炸彈、唐克、大砲、海軍、陸軍、空軍一齊施展出來；已是四十幾天了，不過儘能佔去三十多里地方。單是羅店的戰爭，出入幾次，日軍損失的數目，並不少於我們，他的久留米師團、雄本師團、十一師團三個隊伍幾乎完全消滅，他們的補充，可就困難極了，而且補充來的新兵，又都感到前途的暗淡與悲觀，再要撐持下去，日本軍的内部，一定要起變化的，一定，一定！在中國方面，這次佈置得很好，凡是前線作戰的將官，根本不要耽心補充方面的事情，前仆後繼的工作，我們的政府，老早就準備好了。這種準備，鼓勵着將士們，都顧上前線，也不怕損失實力。」

從×軍長的笑容上，我已經看出他對於這次全面抗戰的工作，有了很切實的把握了。於是我說：「何先生，我問問軍長，需要我們如何幫助你們？希望不客氣地告訴我！」

「前方不需要什麼，我希望能夠多去對傷好再回防的將士，鼓勵他們，這比什麼都要

緊。」

「這件工作，何先生非常注意，每天都有慰勞組組長和何先生的小姐，還有許多女團

志，帶着慰勞品去各醫院歡送他們。」

「這個非常之好。此外，我希望女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多做些民間的聯絡工作，比如軍隊來了，使老百姓還是照常做事，不要躲起來。其次就是防止漢奸的工作，更是需要大家努力。本來過去這件工作有黨代表，或者政治部做的，現在政訓處的政訓員在這緊張的時候，真是忙不過來。我很希望同志們能夠大家擔負起這個責任來。」

我告辭出來的時候，x軍長囑幸之陪我到居民家中去訪問他們。像這樣關切人民的將官，只有在革命的隊中方能找得出來，我覺得革命的力量是偉大的，而且只有在革命的意義下，才可以造出真英雄來。

四

幸之帶着我去了幾家住戶的家裏，他們知道了我們來意之後，就表示出很歡迎的樣子，而且不客氣地把他們的心事都告訴我們。到我們走的時候，他們都有依依不捨的狀態，特別是婦女們，她們連連地說：「先生，幾時再來呀？請常常來坐呀！」老太太又去把蘆稿桿拿出來了，她一定要送給我。「先生，帶去吸呀！先生。」這時弄得我怪難為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一句古話，正是我此時的窘態。中國的老百姓，實在太可愛了，他們簡單

純樸的生活，造成了他們這樣容易相與的性情。只要你對他們有一點好處，他們就永不相忘，真有一「投我木桃報以瓊瑤」的狀況。然而這也正是使我們憂慮的地方，太簡單，太誠樸，就容易受人的欺騙，我雖然是喜歡他們，而我還是特別的耽心，我惟恐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會受好人的誤用。

雖然天空中的敵機軋軋地在頭上飛去飛來，砲彈轟隆隆地響着，我還是留戀着戰地的民衆，又在軍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來時，幸之告訴我說捉有漢奸，他約我和他會審。我很高興地答應他了，我想天天在說漢奸，今天到要看看漢奸的尊容。漢奸究竟是啥樣子，或者很狡猾的，或者像流氓一樣，飛揚浮躁的神情？然而，從我的腦子裏怎樣也搜索不出這樣一個典型，雖然千古百怪的中國人影在我的腦子內揮去擁來。

吃了飯後，連長先來報告，幸之滿不在乎地一點事情都沒有樣，坐在那兒不動，我走到棹傍的櫓上坐下來，一本正經地，儼然要當審判官一樣，而且神情很緊張，我的兩隻眼睛，一直看着一個軍人把那個漢奸帶進屋來。我留心一看，這個人的手給草繩子背綁着，臉皮被煙薰成了一副灰黃的顏色，很奇怪，下眼皮扯到一個地方，露出一塊紅肉，難看極了。衣服也沒鈕扣，真是一個小流氓。但是不然，如果我們一考查他的事情，他才真會搗鬼！他是一

個刻字匠，他可把地圖刻出來。這次被捕的時候，就因為飛機來了，他不但躲，而且還要
做手勢。

帶漢奸的兵，把漢奸帶進屋來時，就命令他站遠點，於是他站在離我們三尺遠的地方。
幸之對我說。

「問呀！」於是我鄭重地問他：

「儂叫啥個名字呀？」

「××。」

「啥地方人？」

「××。」

「做啥事體？」

「幫××賣鴉片煙。」

「還做什麼？」

「送送信，掃掃地。」

「送什麼信？」

「給老闆送信。」

「信上說什麼？」

「不曉得。」

「老闆和東洋人有啥關係？」

「不曉得。」

「你老闆是不是調查軍隊情形報告東洋人？」

「不曉得。」

這個人狡猾極了，我簡直把他沒辦法。幸之他說：「聽說毛秘書昨天審他什麼都說過的，今天又翻案。」

「你再不說，我們就要打呵。」一個參謀官這樣說。然而無論如何，他是不說的。我們都很生氣，終於幸之說打板子。雖然軍士打了他幾十板子，他還是不說，而幸之又因上次打錯了一個啞子，後來知道錯了，賠了幾塊錢心理還難過。他現在很怕再弄錯了，心裏不安，於是只好叫他帶下來，於是又帶第二個來。也不知是漢奸狡猾，我們不夠凶！或者是他們真不漢奸，這一次我的會審完全失敗了，一點也沒有得到結果。

這天天氣又非常陰暗，驟着沒有敵機的轟炸，我就回上海來。

——胡蘭畦——

陳家行血戰十日記

記者日前由某處返滬，因當時無願使車輛可乘，徒步東行一小時，頗感疲乏，即在車棚內略事休息，及走進棚內，適遇一位受傷的青年軍官，在那裏等候担架，我們彼此通了來歷，就同座在一個轉輪的邊沿，我很客氣的遞給這位軍官一支香煙，我自己也拿一支吸着，彼此定一定神，就開始接談起來。我很希望在這邂逅相逢的談話中，得到一點比較確實的消息，而這位受傷的青年軍官，也很願意把他們在戰場的經過情形告訴我，他是山東人，對人謙恭有禮，我非常敬重他，雖只略交數語，倒彼此都很傾心，我們便開始密談起來。

同志是那師的？在什麼地方受傷下來的？貴部這幾天作戰的大概情形，可否見告？

我發了這個問題以後，他便現出勝利和慨歎交并的氣色，用很鎮定而悲壯的語氣告訴我，他們全師忠勇將士八日夜血戰的經過，茲記述如下。

我們就是九月中旬參加對行、永安橋、小朱宅。那次與敵人血戰七晝夜，有楊、陳、耿、楊四位營長忠烈殉了難，那一次我們一師與敵人整個一師團主力對戰，雖然敵人裝備較我們強，但是我們終以大無畏的精神把他打退，陣綫始終屹立不搖，詳細情形各大報均已刊載，提起來，先生一定會記得的。

因為上峯顧念兵士疲勞的關係，在九月二十日，把我們換下來休息補充，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補充完畢了，官兵們的精神也恢復了，那時上海的很多愛國團體及各界聞人，贈給敵師很多關於作戰有益的物品，廖仲凱夫人等，給我們募了很多的藥品和面具，各團體各私人都捐募了許多什物，這都是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的。上項的物品，我們都已收到應用了，我們全師官兵對於幫助我們的各團體及各先生，都是非常感謝的。

我們因為國家危念，和自己的責任，以及長官對於我們的鼓勵，各界同胞對於我們的熱烈愛助，我們全師官兵都願意早上前線，替換友軍繼續作戰，使他們也得回來休息補充一下，因為這種激烈的大戰，靠一個部隊長時間與敵抗戰是不可能的，必須大家輪流著去打。

我們的師長、旅、團、營長，都是富有學識經驗而英勇無畏的青年將領，他們在後方是捨不住性的，師長常對我們講，「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抗戰，雖犧牲至一兵一佚，決不氣

說，「這話已成我們官兵堅強不移的信條，所以我們把個人的應用物品和彈藥補充齊全以後，我們師長又率領着我們這一萬多血性的健兒於國慶日的前夕，大踏步的開到蘆漢左翼陳家行頓悟寺方面，去替換友軍而加入作戰了。」

我們二次加入作戰的那一天，正落着大雨，敵人的飛機不能光臨，所以給我們一個白天衝殺的好機會，十月九日這天下午，頓悟寺橋亭宅那方面吃緊了，敵人的大砲衝破了兩點，集中火力轟擊我們頓悟寺的一角，因友軍苦戰月餘，兵力傷亡較重，陣地稍現動搖，敵人乘機侵入了三千餘人，當時我們師長即令潘團長陶萬率領兩營人白晝冒雨反攻，因為這位潘團長和蕭光燦、趙鳳傳兩位營長，向來是最勇敢的，敵我兩軍經過半小時的肉搏戰以後，侵入我們陣地後邊的三百多敵人，三分之二是被我們的刺刀和手榴彈殺死了，逃回去的不到百十人，敵人的死屍，躺在棉花地裏，橫三豎四地查不清楚，他們的膏藥旗和軍械都送給了我們，這一下子，給了敵人一個重大的膺懲，陣地是被我們這兩營完全恢復了。

那天晚上——國慶前夕！我們全師接替由陳家行至橋亭宅三四華里長的陣地守禦，我們整整作了一夜工，把我們的陣地強固起來，炸彈拿在手裏，槍屜裏裝滿子彈，在等候着倭奴的進攻，因為敵人吃了我們一個大虧，這一夜他未敢進犯，只看見他們用繩子向後面拉他們已

死的小鬼。

國慶日那天的早晨，我們從收音機中聽見上海各界與日本經濟絕交的狂呼，同時敵人的大砲又向我們的陣地打過來了，可是我們也不客氣，他們的砲彈來，我們的砲彈去，來一還十的比例數，轟隆隆的互射起來，敵我的陣地前後成了一片黑煙，我們看見我軍的砲彈打過去時，戰士們都拍掌叫好，但是小鬼們可吃盡了苦頭，他們是蟻伏在棉花地裏擦眼淚，叫媽媽，唸阿彌陀佛，但是都不生效力。

這一天，敵人已知道了我們砲兵的威風，他們爲死裏求生計，在黃昏時候，又用五六百兵力，向我們頓悟寺陣地偷襲，我們×團長在後面指揮，遂將計就計，把陣地放開一個角，讓他們突進來，親眼看見他們似進而非的進來百多人時，×團長馬上用預備隊上的李營包圍上去了，敵人曉得我們是有計劃殲滅他們的，但他們知道時，已被我們前後左右的槍火擊斃殆盡了，結果只有十幾個人逃回，齊榮旗和他殺人的兇器又丟下了一大堆，這一次最可惋惜的就是當敵人半數進人陣地之後，我們忠勇善戰的蔡營長，他親自帶着一連人，去截斷敵人歸路的時候，與敵人的官長拚了短槍和大刀，不幸陣亡了，木師又少了一個能戰之將，師長、旅、團長都很悲憤，但是他爲全民族爭了光榮，我們又替他榮幸。

敵因攻頓悟寺、橋亭宅受了挫折，他就把攻擊的重點移到了陳家行，除十二日頓悟寺一度吃緊外，十三日至十六日敵人每天都有四五次以煙幕大砲作掩護，以大部兵力向陳家行進攻，因為陳家行是我軍陣地之重點，我事先已有充分之兵力配備於此，固守陳家行的將領，是×副旅長和××兩團長，這三位將領都是富有作戰經驗，於層次大戰中迭著功勳的軍官，所以雖然敵人以強力來猛攻，但我們絕對有保守陣地的把握，敵人每次進攻緊急時，這三位將領都親自帶著機關槍，在緊要的地方去堵擊敵人，作戰之神勇，指揮之得宜，就是敵人見了也很欽佩。在十五日正午，敵人將陳家行的東北角的陣地突破了，我們當時沒有管他，等到夜半，敵人都放心睡眠的時候，我師長調集了十幾門迫擊砲，抽了最精銳一營人去反攻，這位營長姓張，他也是山東人，作戰頂奮勇，我們十幾門迫擊砲，一齊發射了二百多發砲彈之後，步兵由張營長身先士卒的衝鋒上去了，佔領這個小竹園的二百敵人，多數被砲彈打死，其餘都死在我們的刺刀和手榴彈之下了，當晚敵再行反攻，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十六日這一天，又是整日的血戰，在正午時，敵調集重砲十餘門，先用煙幕避我視線。然後砲兵齊發射擊，張營長所守之陣地被敵砲兵擊毀，繼以大部兵力向我猛攻，張營長率部拚命抵抗，斃敵百餘名，敵因受我步砲兵之砲火壓迫，紛紛敗退，張營長見有機可乘，即出

戰壕追擊，被敵槍擊中要害而受重傷，入晚抬至醫院，不幸因傷重逝世了。

敵因費七日之時間，耗去數萬之砲彈，死了五千多人，未能攻破我陣地，乃於十六日晚上對我軍施用毒瓦斯，當時守陳家行東北兩據點的士兵中毒者數十人，我發覺後，即用急救法行施救護，死者僅數人，敵人如此慘無人道，全世界實應共棄之。這一天戰況最緊急時，我們師長親赴前線指揮督戰，他已預備好了與陳家行陣地和忠勇的官兵們共存亡，當時傳遞了全戰線，官兵聞訊無不勇氣百倍。

我們在十七日將防務交給了友軍守禦，接防時是那條陣地，交防時還仍是那條陣地，我們總共殺敵三千餘，得了很多槍支。最多人滿意的，就是臨換防時有×團的弟兄，看清了有三個敵兵抱着一架輕機關槍，向我陣地前來，這位弟兄倒從側面繞過去，待敵接近時，連擲了兩個手榴彈，三個敵兵都被炸死，他一個人把敵人這架機關槍托回來了，他已經升了中士，師長賞了他四十元錢，像這樣智謀兼全的戰士，真是稀見。

還有在十二日早晨我兵士一小隊，冒險衝入敵軍陣地，那裏有敵軍高射機關砲兩尊，正在瞄射我們的飛機，我們兵士就奮勇上前，把手榴彈拋去，火花起處敵人屍骸縱橫，兩高射機關砲亦到了我們手中，可惜，那兩尊砲太重了，我們搬不動，後來聚集了手榴彈，把兩尊

砲炸毀了。

我們談話至此，適有好幾個兵抬着担架來接他，於是我催他上担架回後方醫治，並祝他早日全癒。他告訴我，他很願意馬上恢復健康，再回到前線殺敵。我們分別之後，我就順便搭了某軍的卡車轉回上海。我在屬此稿時，這位受傷的青年官的印象，尙縈繞在我的腦際。

——

前線兩晝夜

—

淞滬的抗戰一爆發，我就有着到前方去觀察一下的希望，可是老沒有機會。後來，聽說，是爲了防漢奸，戰區裏竟連新聞記者都不准去了，我更覺得到前方去，恐怕是完全沒有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的早晨，我正在××傷兵醫院裏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團××營的李營副，特地跑來看我。

「吳同志，我明天就要上前線去了。」

他用一雙告別的眼看着我。

「您不是左手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麼？」我禁不住這樣問。

「是的，可是昨天我們師部裏已經有人來過，他說前方缺乏中級幹部，同時戰事又非常激烈，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當趕快上去。反正，我的傷，也已經好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

聽了他的話，以及看了他的那種爲國家効命、雖死不惜的精神，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我跟這位李營副，雖然相識不久，可是因爲他近兩星期來常到我們傷兵俱樂部裏來玩。

所以已經大家非常熟識。

「那麼，我們又要分別了——我恨我自己不能跟隨了您們一起上前線去。咱們軍人服務的工作倘能與前方也取得了聯繫，那今後幹起事情來，就要方便了。」我說。

「您要去？那容易得很！」他忽然看着我，很快地這樣說，「您要去？」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當然要去！」

「那您明天跟我一起走好了！」他很乾脆地說：「我跟您介紹我們的師長。一定會很歡

「喜看見您這樣的青年去的。」

於是我們就談下去了。

我很興奮。我從醫院回來後，就去與我們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的負責人劉良模君商議，他也很贊同我去。

「好吧，您要去，您就索性代我們軍人服務部向前方的將士致敬一下，並且實地去作一下考察，到底前方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想法。」

「好！」我一面答應着，一面心裏真是快活得想笑出來。

於是我就去開始準備我的行裝了。

二

第二天，天一晚，我們就出發到車站去。我帶了很多新出版的抗戰畫報，以及抵抗等等刊物。因為聽說在前方完全看不到報紙和雜誌，所有的兵士們，他們差不多都是很迫切地需要知道一點戰事的消息。

可是當天，我們並沒有走成，因為日本飛機，在當天曾把離蘇州不遠的鐵軌炸毀，因此沒有車。

於是我們，就只能停着。一直到第三天的午夜，營副到××處去交涉了，才來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從××，帶上了前線。

在這輛汽車裏除了我一人是穿了西裝的普通人之外，餘都是開向前線作戰的勇士，因此，當汽車不斷地在公路上顛簸震盪飛跑着時候，我忍不住偷偷地去看那一個挨近着我的弟兄的臉。

「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現在是在一步近一步地向前線去了呵！」我心裏在想。

可是這些弟兄們自己却好像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車經過××，××，××，然後到達了××。

人一下車，車外的夜氣，向人身直撲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整個的一個××車站現在已經差不多被炸成一片瓦礫堆了。月光照在那些破瓦斷牆上，更顯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那時，已經是深夜，車站的兩旁有人搭了些草棚，在出售零碎東西，也有許多弟兄們在草棚裏圍坐了烤火。四週黑影憧憧地，有好多的人不斷地在公路上來往着。

我先用目光默默地把我們的同車者送走了，然後再跟了李營副也默默地在目光下踏着瓦礫堆，沿公路向前走去。

「隆！隆！」砲聲這時突然響亮起來了。

李營副回過頭來，對我看看，我不作聲。

我們在向着砲火的最響亮處走去。

三

在前方黑夜間的公路，是頂熱鬧的。有陸續開向前方去的軍隊、驢馬、軍伙。也有正從前方開下來的汽車、人馬；更多的是在前方已經掛了彩，這時要乘黑夜走向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弟兄們。

我這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完全置身在另一世界裏了，前面是不斷的槍聲、砲聲，四週是來往不斷緊張地走着的士兵、軍隊。

「唉，同志們，做做好事啊！」

一聲淒愴的呼聲，吸引了我的注意。看時，原來是一個已經被打斷了腿的弟兄正在地上用手爬着，要走向後方去。泥，血塗滿了他的一身。他顯然是在向四週過往的人乞憐。

「怎麼？」我不禁驚呆了。

「在這裏前方，就是太缺少了担架夫。弟兄們受了傷，有些師部裏，自己有担架運的，還好，倘沒有的話，那就簡直只好自己走向後方去。打壞了手的還可以，倘是打壞了腿的，像這樣，那就太憐了。」李營副跟我解釋着，我的心裏感到一陣痛。

四

走了二十多里崎嶇不平的泥路荒地，又不知問了多少次訊，這樣，我們才到達了××師的師部。

哨兵，進去傳訊，過了好久才出來。

「師長到最前線督戰去了，恐怕要明天才回來。請您們先到參謀處去坐一會吧！」黑黑的房子，顯然裏面的人已經都睡了。可是進去一看時，才知道並不然。

參謀長，人是已經躺在床上，可正忙着打電話。

「怎麼？敵人又用毒瓦斯了麼？……是嘔吐性的？好。」

我憑藉着參謀長床前的一枝燭光，可以隱約地看見參謀長當時緊張的臉。

電話打完，參謀長的目光才放到我們兩人的身上來，李營副上去致了教禮，又跟我介紹

了。

「啊，難得，難得，您們後方的民衆竟這樣熱心，勇敢，請坐。」參謀長這樣對我說着，又把目光放到了李營副的身上去。

「怎麼？您的傷已經完全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我在醫院裏聽得師部的人來說，前方缺少中級幹部，所以我就上來了。」

「好！」參謀長正想說下去，電話又來了。就打斷了話頭。

我利用這機會，就向四週看了看，這是一間很破爛的舊房子，仔細嗅時，還可以嗅到地上霉爛的氣息。

「前方，這幾天正緊張，敵人的中央突破計劃，因為不成功，又在用毒瓦斯了，我們傷亡了很不少，您們那一團！」參謀長說到這裏時對李營副看了看，「已經差不多完了，不過敵人的犧牲，恐怕比我們還重。」

「差不多完了，」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裏震了一震。看李營副時，他還是那麼很恭敬地站着。不過，我從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這時心理的狀態。

又過了一會。李營副就向參謀長說明他還得回團部去。

「這位先生也跟去麼？」

參謀長問。

「是的」我說。

於是我們就向他告別出來。

五

從師部參謀處出來，表上的時針正指着午夜四時。我的心比先前更緊張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真在走向最前線了！

經過一條小河溪。

我們道路的四週，都是稻田、與棉花田。稻田裏的稻而且已經都熟了，結着滿滿的穗子。

在月光下照着這許多景色，倘不是頭頂上有呼呼的砲彈聲、與四週「開開關關」的機關槍聲，是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是在前方的。

後來，我們就到了團部。哨兵進去傳訊，手續跟在師部裏時一樣。

見了團長，我因為剛才在師部已經聽到敵人用毒瓦斯以及該團傷亡嚴重的消息，所以就急着問團長的詳細戰況。

「啊！說起來真令人又傷心又興奮！」那團長說，「我們一團人是大前天來接防的。當時共有弟兄一千三百餘名。打了四晝夜，因為敵人不斷的用飛機、大砲猛攻，傷亡得就很厲害，已經只剩八九十人。而且武器也都不行了，昨天一天，弟兄們在壕溝裏就已經差不多完全只靠擲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擊斃。八九十人，一天共用了兩千多手榴彈。敵人因為攻不過，所以最後就終於改用毒瓦斯，我們不及防備，這僅存的八九十人也因此犧牲了。可是！」團長換了一口氣說：「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動。而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當敵人又衝過來的時候，我們有四位僅存的弟兄還依舊不退，用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炸倒，自己又衝出壕溝去將敵人的輕機關槍四架奪了過來。再就將這四架槍倒過頭來打敵人。」——」

「啊！」我這聽的人不覺為這壯烈而又英勇的故事所震動了。

「我們這一次的弟兄可真是太好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勇往直前的。和敵人死拚，想想這許多好弟兄都已經犧牲去，真有些傷心。」那團長說到這裏時，臉上表現出很痛苦的样子。

他已經四晝夜沒有睡。因為親到壕溝裏去指揮，那時敵人所散放的毒瓦斯還沒有完全

散，中了一些極輕微的毒，有些在感到頭痛。

因為時間的過遲，那天我就與李營副一起在團部的稻草堆上過了一夜。

六

第二天一早，團長因為知道我歡喜到陣地上去看看。就命一位團副陪了我一起上陣地去。

我們先走進了交通壕，然後就逐步地走近火線了。

在壕溝裏伏着的弟兄們，都禁不住用驚異的眼光向我看着，他們想不到有這樣一個後方來的人真會跑進火線。

我將帶去的抗戰畫報等散發給他們。他們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看將起來。顯然地，他們對這些畫報都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您看，您看，這是我們將他們打下來的飛機。」一個士兵指了一張圖給另外一個士兵看。那個士兵感到了滿足。

是的，在前方，差不多大家頂恨的就是敵人的飛機。它們晚上不出來，只要天一亮就隨地到我們的陣地頂上來亂飛亂轟，要飛一整天。

「快看，這是敵人的繫留氣球。」

團副用了一架望遠鏡，讓我看。我向敵人陣地看去時，果然看到一個氣球在敵人的陣地上浮着。

「在這氣球上面，有着敵人的瞭望臺。他們的望遠鏡很好，差不多我們陣地上的一動一靜，他們白天都可以看出來。看出來，他們就指揮大砲飛機來轟炸。」

「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的氣球打下來嗎？」我說：

「有，當然有。就可惜我們的空軍到底還是太少了。」

這時突然有一顆大砲彈自敵人方面打將過來，震得整個的戰壕都動盪起來。沙包裹的沙掉下來了，人也禁不住向四週搖擺。

「好厲害！」我說：

「作戰激烈時，前方的戰壕一天到晚都是這樣的，所以睡在戰壕裏，就像睡在鋼絲床上
一樣。」

「睡在鋼絲床上！」我不禁爲這個好譽噓笑了。

我仔細觀察我們陣地裏的壕溝。工事可說是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有的地方已經都積了

水，弟兄們簡直有的就站在泥淤裏，水浸到他的半腿。

「如果下雨，怎樣？」我問團副。

「下雨還不是直淋？我們弟兄們都沒有雨衣，倘後方能給我們捐些雨布來，那倒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既可以包東西，又可以遮身。」

「是。」我答應着。

這時，離我們不遠的壕溝裏，槍聲忽然緊張起來了。我們可以嗅到很濃烈的火藥氣。

「我們回去吧！」團副說着，就半強迫地將我又帶回了團部。

七

整整的一天，我都是在團部裏過的。

我跟那些弟兄們，亂七八糟地講着，到晚上飛機不時的來轟炸，耳邊的噹噹聲與炸彈爆發聲，就不曾停過。團長因為我是遠客，就特地叫勤務兵燒了幾樣菜，請我喝酒。

「這裏，白天就簡直不能煮飯。敵人一見那裏有炊煙起，飛機就來炸了。」

團長對我解釋着，我那時已有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了。所以雖然勤務兵拿上來的饅頭、夾餅，是那麼又黑又粗，我吃的時候，還是只覺得它的甜美。

「這是前線的生活！」我心裏想着。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覺得我應當走了，就告別了團長，團長還是命團副將我一直送到了師部。

到師部時，這次師長已經回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地見到了師長。

「昨天，我到前線去督戰去了，沒有見到吳先生，抱歉得很，吳先生這一次真是辛苦了。」

×師長說着。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談話。

我將我這次的來意向×長說明後×師長又接着說：「啊，慰問是不敢當的，抗戰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算不得什麼。我們前方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倒是您先生帶來的那種畫報，弟兄們確是很歡迎。以後，有便，請不時帶些來。東西，只要交到我們師部在後方的留守處就行了。」

×師長講話時的態度是很和藹的，而且兩目炯炯有神，堅決地表示了他這次作戰一定勝利信心。

——至於這裏的作戰情形，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便說。可以告訴先生的，就是敵人所依仗的就只有砲火厲害一些。可是我們並不怕他。最近這幾天我們正打算反攻他。看上去，敵人是支持不住的。至於我們這裏的弟兄，作戰的勇敢，那更是不用說的了，先生想來一定已經聽到我們有一團裏四位弟兄犧牲到最後，還守住自己的陣線，將敵人的機關槍奪過來的事情吧？」

我點了點頭。

「敵人的士兵就不行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真是願意作戰的。不過，看上去，好像敵人的督戰也頗嚴厲，所以有時候，敵人衝上來，給我們打退了，也總不敢十二分退還。恐怕退下去也得打死的。」

爲了怕担誤×師長的功夫，所以不久，我也就向×師長告別。×師長很熱誠地將我送出師部，然後他又回前線去督戰去了。

在歸途上，有兩個勤務兵送我。時候又已經是深夜，我一邊踏着自己的影子向來時的路上去，一邊心裏不禁發生了很大的感慨。

這次淞滬作戰，士兵、將士們的確是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責任了，雖然他們的物質生

活是那麼地困苦，防毒面具不全，雨衣沒有，火器又不夠，可是我們民衆方面呢？前線担架夫的這樣缺少，要使受了重傷的傷兵們，不得不忍着痛在地上爬回去，那未免太講不過去了。

我在打算着回去後，怎麼使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格外加緊起來。

——吳大琨·二六、十、二十二——

戰場一角的鏖戰

一 上戰場去

說到戰場，這個圍着幾十萬人，血肉橫飛的地方，實在有點神鬼莫測，一般人對於它都像迷夢似地幻想着。尤其是我的十個小妹妹們，一聽到戰場兩個字，就恨不得生出兩隻翅膀，飛到那兒才好。

十四日接到幸之的電話，約好到戰場上去看×師長。這個消息給我的十個小妹妹聽着了，這個說：

「我要去！」那個也說：

「我要去！」

究竟帶誰去才好呢？當那二十隻眼睛睜得亮晶晶地望着的時候。

「亞芬和敏玉去。」我說：「這並不是偏心，因為值日是從小的派起的。」值日是守在家裏，大家都不願意，我們定了一個法規，從年紀最小的派起，她們已經當過值日，所以她們也有先上戰場的權利。這時八個人很歡然地都沒有話說。亞芬好像很得意地跳了起來，而且她說：「開心得咧！」我拿眼睛瞪了她一下，她把頭向下一縮，好像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一樣，一聲不響地溜到門前去了。

吃了早飯過後，我們的七個小妹妹照平常一樣活潑潑地出去工作了，爲了我要出去，只好叫秦隊長妹妹留在家裏值日。不一會的工夫，幸之同中央社的王先生來約我們，我帶着亞芬和敏玉別了秦隊長就離開了我們的團部。

廣闊的天空，藍得和海一樣，一團團的白雲奔騰着正像大海中的浪花。金色的稻穗在漫無邊際的田畝中被太陽晒得發光。這種天然的色彩，簡直不是人工可以配合。

一路上我們快樂地說着，笑着。可是那軋軋的飛機很不客氣地要從我們的頭上丟下幾個

炸彈，我們看見着了炸彈的地方燃燒起來，而且冒着黑色的濃烟。

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分開藏躲起來。忽然我看見我們的王先生蹲在一個地方用雙手抱着他的腦壳，我禁不住大笑起來。我對他說：「最好請葉淺予先生添畫一副王先生上戰場！」

「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同伴們通通大笑起來。可是王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說：

「不是，因為我怕我的眼鏡反光。」

「原來如此！」大家又笑了。

二 不是戰場！

沿路上好像萬事都沒有一樣，我們就專和王先生搗亂。其實王先生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因為他是一個真正文弱書生，他能夠有勇氣到戰場上來，而且還穿着他那一雙不便跑路的皮鞋。再回想到那天他冒着雨踏了滿身泥污來到我們團部的時候，對他盡責任的這點上，我是敬佩他的。

路，好像無窮盡似的，一直走得王先生面紅耳赤，大汗長流的時候，才算走到了目的地。

「奇怪得很，爲什麼走了大半天已經到了目的地，我們都沒有聽着砲聲？」我正說的時候，馬上來了一個轟隆隆的砲響。好像是答復我一樣。

「這個是特別歡迎胡團長的禮砲。」幸之說：「因爲×師現在剛剛才撤下來休息，此地離戰場還有相當的遠。」

「啊，原來是這樣！」我說時，兩個小妹做了一個怪象，她們想：「上了當了！原來這不是戰場！」

三 看見×師長

經過了一種簡單的手續，我們拿出了我們的證明書，我們在一間陳設很簡單、壁上掛着軍用地圖、桌上擺着軍用電話、安了幾把椅子的房內，看見了×師長。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文雅的人。可是他就是那個富有謀略，身經百戰的大將。

在×師長那裏，我們看見了×副師長。大家介紹了之後，我將何先生送師長的救傷包親手交付給他，他反身就回到房裏去拿謝片。王先生趁着這個機會，趕緊就向×胡師長開始他的探訪工作。副師長的態度非常從容，他很概括地把這次的抗戰從日兵上陸、雜店的幾連幾出退守劃行以及現在蘆漢漢大戰的情形，差不多和報紙一樣的材料告訴我們。王先生很希望

他再說詳細一點，但是X副師長說：「更詳細的情形，等一會請師長講給你們聽。」從他的說話上我已經認清楚副師長是一個很精明、很謹慎、而且尊敬長官的好軍人，在他無形的尊敬長官的舉動上，我們並看不出他像孔子說的：「君在，駁階如也」那樣的奴隸樣子。

四 我們來上上課堂

X師長從房內走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又忙著向他探訪消息。X師長微笑着拿起一根細細的，好像教鞭一樣的竹竿，他說：「好吧，我們來上上課堂。」我們幾個人跟着他走到地圖面前，真像小學生一樣靜靜地聽先生講演。

「這是江灣。」幾隻眼睛跟着師長手上的臨時教鞭落在地圖的一個點上。竹竿已經沿着這一個點往右上邊移動，指到另一個點上。「這是吳淞。」他說：「本來我們的隊伍駐在江灣，奉到命令開一團人到吳淞去打上岸的敵人。第一次一營人傷亡了三分之二。第二次團長上去恢復了陣地，把敵人打退了。當天又奉到命令，叫我們去收復羅店。那時，敵人的飛機正在滿天亂飛，炸彈正在瘋狂地拋擲。」他手上的細竹竿從右角上的吳淞往下一拉。停在江灣的點上。從江灣點指到大場，沿大場那一條馬路線指到劉行，指到羅店，他又笑了一笑，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地理教師。

×師長振了一下精神，「我們必須在飛機轟炸之下通過這樣長的路綫。」他的竹竿又指回到原地來，他很鄭重的說：「因為這是長官的命令，我們只有服從。我們以疏散的班排，兩排，四排，稀稀疎疎地前進，沿途被飛機追擊轟炸，死了兵士二十餘人，我和參謀長到劃行的時候，一顆炸彈正爆裂在我們的車子旁邊，却沒有炸着。到達羅店，正是黃昏時節，我們立刻就以六縱隊進佔羅店。」他的目光又注意到地圖上面，而他的臨時教鞭也隨着他的眼珠移到羅店的中心點，我們大家都緊張地聽着他的下文。

「這鎮內，那時還有一百多敵人，打到天明，就把他們肅清了，還打死了幾十個敵人，奪獲幾十支槍和很多重要文件。佔領羅店之後，隔了一天，又奉令進佔月浦，並要進攻獅子林。就將羅店交予××師。我們剛剛佔領月浦，忽然敵人以大隊從後面又來包圍羅店，我們只得回兵迎擊。在羅店和敵人來往衝突了十幾次，大家都受了很大的損傷。第二天，我們撤後，敵人也退了。這時，我接到××師的電話，叫我向楊行靠攏，當時，我想到如果這條公路守不住，上海就不能保守，敵人可以沿着公路把他們的鐵甲車、唐克車一齊開過來，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我當夜就把我們的隊伍配置在這個地方。」他的教鞭又指到月浦和羅店中間的一個叫新鎮的地點上。他說：「在第二天，我接到軍長的電話，他說這樣安頓，正

吻合他的配置。可是在新鎮，我們和敵人有過很多次厲害的衝突。」說到這裏，X師長的臉上，顯出很愉快的顏色。我們的精神，都被這位專門家教授吸引了。大家都像置身在戰場上一樣。X師長一停他的講演的時候十幾隻眼睛就像小孩子希望大人給糖果一樣，惟恐他不拿出來。可是我們的專門家教授，他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他的話繼續地說下來了：

「我們奉到命令又去包圍羅店的東南西三方面，在那兒我們一直就包圍了二十三天。」X師長把手上的臨時教鞭放下來，讓我們大家坐回原位，同時他自己也走到桌子傍邊坐着，可是他的話又陸續地講下去。

五 兩次悲壯的鬥爭

「在這次戰爭中，有兩件很悲壯的事情可以特別告訴諸位。第一件是東林寺的大戰，東林寺是靠近新鎮不遠，三面都是水，地勢很高的地方，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這個地方有一連人，守了一個星期，屢遭敵人的襲擊，班長潘玉林，有一次衝出廟外，用手榴彈打死了很多人。又有一次，敵人先用砲轟之後，再又用敢死隊衝過來。他們的人死來只剩了五個，我們的人也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政還帶了傷。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已經衝進廟了，胡排長開槍狙擊，可是槍打不響，他一時情急智生，就

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鍬，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除了得到戰利品還得到很多重要文件。」

×師長的話，說得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的一舉一動。我們看見他臉上的肌肉，隨時都跟着他所講的故事的情最變動。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早已是眉飛色舞了。

副師長，他一直都是帶着笑容很有精神地坐着，靜聽師長說話。

×師長又說死守×宅的故事了。他的態度表現得更莊嚴，說到營長雷洪池悲壯地殉難的時候，我們更是肅然起敬。室內靜極了，只有×師長一個人的聲音。

「我們的×××圍在本月二日的黃昏過後接守×宅，以及×宅南段的××宅陣地，主力構築××宅，××宅第二線陣地。可是×宅的地勢不好，工事也不堅，並且和敵人距得很近。當時，我們以第三營的一連佔領×宅東北陣地，第一營接×宅的右側。第二營爲預備隊，安置在××二宅之間，第一營預備隊，初初加強×宅陣地的工作。其次就築××二宅之陣地，掘陣地上的交通壕。」

「三日的早上三點鐘，有一百多敵人向×宅陣地夜襲。這次我們打死幾十個敵人，擊斃步槍十幾枝擲彈筒等等。三日午前十一點鐘敵人利用煙幕彈及砲火之掩護，向我進攻。又是一次壯烈的抗戰。敵人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一部份敵人就是這天夜裏，已經侵進了我們的外

戰壕，從兩端潛進。

「四日我們用手榴彈對着潛伏的敵人猛烈地拋擲。打死了三十幾個敵人，奪獲很多有價值的戰利品。其餘的敵人，都逃竄跑了。連上留了一排兵力在外戰壕中，防備敵人接近。

「四日夜裏，該營又增派一排兵力在外壕，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又打死了二十幾人。這時×宅北面陣地也有敵人去攻擊，又被士兵用手榴彈打退了。可是，這中間發現有東北同胞的口音。

五日天剛亮，敵人向×宅砲擊，同時以重戰車三十幾輛，配合着七八百步兵，用廣正面向我第三營全面衝擊。這時我們第七第九兩連的炮火失了效用，只有用手榴彈擲放，卒被敵人戰車上的機槍和砲火所壓制了。第七第九兩連的全部官兵通通壓埋在戰壕中。當時雷漢池營長，左手負傷，仍堅持指揮四八兩連，拚命地和敵人的步兵作最壯烈的格殺。

「敵人的戰車像崩山的一樣向我們的陣地轟擊，雷營長第二次負傷，在亂槍之下和陣地一同犧牲了！」

大家的神經是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下聽着幾乎連呼吸都停着地聽着。直到他的話停了的時
候，大家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這次的戰爭，我們沒有什麼特點，就是服從長官的命令。我們能夠和敵人這樣長久膠戰，也就是能夠服從長官的命令。」

×師長的臉上，又泛出微微的笑容，我聽了他的話，看看副師長，他臉上的表情，也是從緊張嚴肅的狀態變回到微笑了。我們的兩個小妹妹，簡直聽小說的一樣，聽得出神了。

爲了要看大戰東林寺的材料，×師長他把我帶到參謀處去。王先生因爲要做有系統的特寫，他也去了。在參謀處去時，我們只看見參謀主任，才知道參謀長現還在病院中。

從參謀處回到師長的房中。亞芬和敏玉正在高唱抗敵的歌曲。這些歌曲，都大受×師長和×副師長歡迎。他們在軍中從沒有聽着這種悲壯的抗敵歌，而製造這些歌曲的人們，都是爲了抗敵的戰士們製造的。所以結果×師長，×副師長都說要請小妹妹們去當士兵們的唱歌教師。

六 四川同鄉會救護隊真努力

吃晚飯的時候，說到我參加四川同鄉會救護隊在藥店舉行救傷的時候，×師長和×副師長，都非常稱讚四川同鄉會救護隊之努力。實在給了他們很多幫助。飯後，大家帶着滿意的笑臉，辭別了×師長×副師長和參謀主任。他們一直把我們送出大門外面，還給我們照了兩

張照片。握別時，他囑咐我們常常去談。

歸途中，亞芬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唉！大失所望！」她說：「要早知不是戰壕內，我還不願來啊。」

「難道今天聽了這多寶貴的報告，還不滿意嗎？」我問她。

「……………」

「今天你們把抗戰的歌曲直接唱給抗戰的將官們聽，他們都受到很大的感動，而且又要叫你們去教授那般抗敵的士兵，這也就是你們今天的工作。」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農村中的婦女都成羣結隊地跑到莊子外面來，追著看我們，因為我們上午經過她們的村莊時，她們都知道我們是女的。所以回來的時節，我們才走到村莊，好像通了無線電約的一樣，她們大家都圍起來了。今天雖然沒有到達戰場，可是在農村婦女們的心田上，已經給她們下了一顆奇異的種子。他們曉得了，原來女人們也可以穿起軍裝到軍隊中做事。至少這天夜裏，有很多人要大談婦女從軍的故典。還有很多的少女們，青年婦女們的心中也都在想，她們怎樣方能夠穿起軍衣來為國家做事情。我指着那些婦女對玉芬敏玉說：「看吧，這也是今天的工作，我們的一把小野火！」她們都快樂地笑起來了。

血戰三日記

——胡蘭畦·十月二十日——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做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侷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稟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線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偷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砲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寧，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撲了過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

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在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歷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朗，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是用大砲代替了鞭炮，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砲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耒陽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砲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砲又來光顧了，空陸轟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著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

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讀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砲聲沒有間斷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砲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砲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

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倫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

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敬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近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長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候壞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伙，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伙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兩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伙的人。

暫時沉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一個問題來問我：

「×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為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這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喪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胡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冰營·一九三七、十、十四黃昏於軍部——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

東角騎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得太重了，誰都擔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繃一繃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為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

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還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佬。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子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錘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面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

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噢！」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煙，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煙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警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為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為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孌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

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為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他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迎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南翔夜行記

——冰盤·一九三七、十、七夜——

瀕戰發生後的南翔，已成爲敵機轟炸的大目標了！從早晨起，南翔的原野還在做夢，敵機便來攪擾了，從此便是你來我去，一隊炸完了，一隊又來換班。直至夕陽西下，倦鳥知還的時候，才結隊回去。到了夜色深沉，說不定也來幾次，排起照明燈來肆虐。這些殘暴的傢伙，似乎定了時間表一樣，天天都來，從沒有脫空的。

昨天晚上，敵機鬧了整天，已飛回去了，我們便乘這個終日難逢的機會，跟着×××老遠的跑到南翔鎮觀察了一輪。在我們還沒有走入南翔的街道之前，我的意思以爲南翔一定炸得「七七八八」了，但是，當我們置身南翔的街道中，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原來整個南翔已經炸得粉碎了！

我們一行人，踏着殘磚碎瓦，走了幾條街道，簡直找不出一所好房子，街道的兩旁，不是殘垣斷壁，便是磚瓦場上露着一個幾丈闊的大洞，那些屋頂開了幾個天窗的房子，已經是

較爲完好的了！

在崎嶇的街道上，雜亂地騎着彎彎曲曲的電線，走得快一點就要絆倒，同時還有那許多亂七八糟的梁木，橫互在路上，或者高高的從屋頂伸到地下來，常有礙得頭破的危險，有時候遇到狼藉的木頭，阻斷了行人，路人們要和狗一樣從下面爬過。偶然舉頭望望，那真是嚇煞人，招牌子和窗門欲墮未墮的吊在上面，說不定一陣風吹過來，也會砰砰彭彭的飛到地下來的。

×××一邊走一邊提醒我們：叫我們不要踏到有木頭的地方去。不然，觸動了一根木頭，會牽連到全間房子倒下來，在這種危樓破壁的街道上走，簡直是冒險。

南翔的街市，已成了一個恐怖世界了，周圍黑黢黢的，死沉得令人害怕，除了我們踐踏碎瓦的脚步聲之外，便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個人影，竟連狗影也看不見了。大既是人們走空，那些靠人爲活的狗也不得不灰心地走到別處去了！走遍南翔，已看不到一個生物，唯一的生物就是我這六個夜行人！

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好久，走得有點疲倦了，便想找個地方坐坐，後來找到一所較爲完整的房子，那是一引小茶店，從前老百姓在出間辛勞了一天，便到這裏來泡一壺茶，舒舒筋

絡，安閒地談桑說麻，那是多麼快活？但是現在茶客早已不來，檯凳上，已積滿了高高的塵埃，竟成了跳樑小鼠的世界了！

因為凳子上的灰塵太多，我們沒有坐，又到黑暗中摸索去。路上，經過「大青館」，那片陳舊的招牌尚可辨認，從前我們到南翔來，都到這裏來吃湯包，這次到這裏來却是吃炸彈了！南翔的街道我們也頗熟識，但是現在炸得七零八落，方向已不能辨別，要不是×××的勤務兵白天曾來過，真是找不出歸路。

我們由×××的勤務兵做嚮導，彎彎曲曲的走了許久，才走到「顧家花園」那條路上來，「顧家花園」本是南翔的名勝，足以和「古漪園」媲美的。上海人到南翔來，除了吃出名的湯包之外，總到這裏來逛逛，可是現在已變了田園荒蕪，雜花無主的淒涼景象了！

從前的南翔，本是一個好地方，居民稠密，商業也頗繁盛，但是現在竟成了敵機消耗炸彈的地方，糟塌得滿目荒涼，人跡不到的悲慘世界了！

在歸途上，我們不禁興起了無限的感慨，同時心頭的憤怒之火也不可壓抑的迸發出來！

——許華·二十八日記寫於戰地防空洞中——

蔡將軍羅店血戰殉國記

自「八一三」英勇的淞滬抗戰開始以後，在戰略上佔着很重要位置的羅店，這個名兒幾乎是舉世都知無人不曉了。在這兒犧牲了無數的愛國志士與民族英雄，他們是用了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去阻止倭寇的前進，以換取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我們勇毅而仁厚的蔡旅長，他就是這羣偉大的先烈裏面一位，而且是我們國軍高級長官中最先犧牲的一員。

記得是八月廿五日的那一天吧，敵由川沙口登陸的一部約三千人左右，據當時的探報係敵十一師團多田駿所部，於羅店的北面陸家宅沈宅之線佔領陣地，並急謀佔羅店。那時蔡旅長，他率着五千健兒從××星夜趕到了羅店，奉有攻擊該敵的任務，他於是沉着作了極週密的部署。待部署完畢，時間還只是午前二時。夜色的沉暗與寂靜，象徵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遭遇，隣接陣地的遠處，傳來幾聲斷續而依稀的槍聲，更增加了這五千健兒殺敵的決心。他們一方面在羅店的附週構築必要的工事，一方面就在陣地上取着休息的姿態，好準着拂曉後的斯殺。但是我們這位足智多謀的蔡將軍，他並不和他部卒一般的去睡眠，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陣地前方一個角落裏埋伏起來，然後才走進他臨時的掩蔽部中，倒在一塊

門板上和衣假寐。不一會，陣地的前面，傳來幾分鐘濃密的槍聲，和沉重的手榴彈聲，接着就寂然無聞。再過十多分鐘，就看見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長到旅部來報告，說是有兩排河敵人前來夜襲，他約束着他全排埋伏的士兵，不許動，不許做聲，等他們接近到約莫五十公尺的時候，他們就把二十多個手榴彈一齊向敵投擲了去，接着又是幾次排槍，隨後就端起步槍挺着雪亮的刺刀向敵人猛衝了去。結果那兩排的敵人，除了少數竄走外，無一生還，其中並擊斃敵少尉成田三一員，並搜獲他們的兵力部署一紙，和十萬分一地圖一份。蔡將軍這時把手表看了一下，是三時卅分，他於是緊連的把那俘獲來的敵人兵力部署和十萬分一地圖檢閱了一會，派人轉送到師部，一方面就下令準備攻擊，天色雖仍是那樣的黑暗，但遠處東方的天空正透露了幾許淡青的光亮，星兒的眼睛已不像深夜中閃爍得那樣厲害了。任攻擊最先頭的隊伍都屏聲靜氣的開始向前面的目的地蠕動着，不一會敵人的槍聲由稀薄而轉到濃密，午前四時三十分，李團的先頭部隊就完全佔了敵人的前哨陣地。蔡將軍等到前哨陣地佔領以後，確實知道敵人的大部在陸家村盤踞，於是就決心命李團向陸家村攻擊前進，這般健兒得命，興高彩烈，無不前仆後繼，向着陸家村勇猛的一往直前，殺敵無算。適在這當兒，敵人的大隊增援部隊趕到，於是又重整隊勢，向我們這英勇的蔡旅反攻，同時又用牠優勢的砲火

向這邊陣地的後緣行殲滅射擊，一時槍聲、砲聲、飛機擲彈聲、兩軍肉搏喊殺聲，喧震一片，響徹天地。我們的蔡將軍就在這時陸續的接到李團長負傷和張營長陣亡、劉營長負傷的惡耗，又聽說敵人數倍於我，而我方各部因幹部傷亡太多，大有無人掌握之趨勢，他聽了這許多惡耗，但他竟沒有一點慌張的氣態，他一方面命朱團增加左翼，一方面指定了李團的代理人，自己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接近到散兵線的直後去指揮，並下如左一道命令：

「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凜遵！」

此時已午後零時三十分，強烈的陽光，直射到這般為民族求生存的健兒的全身似乎是象徵了他們前途的光明，他們更加鼓起了勇氣，向陸家村的敵人輾轉的衝殺。敵人因了第二次援軍的增加，也拚命頑強抵抗，牠們的獸機更是在天空像飛蝗般的活動轟炸，在這當兒蔡將軍他見着戰況的緊張和羅店的重要，他竟率着他唯一的特務排、和朱團第三營，向敵陣突擊，全旅官兵見着旅長率身先導，於是士氣大振，進攻也更加劇烈。不幸我們忠勇仁厚蔡將軍的胸部，就在他這勇往直前的當兒，被敵人的步彈貫穿了，他這時還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及至他左右的衛士和看護扶他倒下綁紮的時候，他喉中「前進」的聲浪，還由他最後的幾次微弱的呼吸中傳吐了出來，一直到他雙目闔閉為止。啊！這種悲壯熱烈的犧牲，為國家

求生存的犧牲，爲人類求和平的犧牲是多麼值得崇拜而景仰的呀！

最後，請大眾知道一下蔡將軍的簡歷吧：蔡將軍字絮宜，籍安徽合肥，黃埔一期及陸大特別班一期畢業，歷任團旅長、警備司令、及保安處長各要職，學識和經驗都非常豐富，尤其是性情的溫厚，決事的爽速，特具有大將風度。他全旅的官兵沒有一個不愛戴他的。這次羅店爲國捐軀，無不悲傷不置，這也可證明蔡將軍平昔待人之厚，和感人之深了！聽說蔡將軍生前廉潔，死後蕭條，他那旅的上級司令部已積極的在那裏替他從優撫卹哩！

——薛神光——

殉難營長周鑑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有許多的大日報，都在很顯明的地位登有標題爲：「市中心區一役周營長壯烈殉難經過」的新聞一則，全文如下：「中央社云，本月七日晨，敵在虬江碼頭登陸後，猛攻我市中心區陣地，我×××師×××團第一營營長周鑑，時在沈家宅方面指揮作戰，敵以排砲不斷轟擊，我防禦工事，悉被損毀，我忠勇將士，以血肉之軀，整

守陣地，使敵不能駐足。相持至四小時之久，敵發砲逾千，我已傷亡過半，周營長亦不幸身中數彈，仍負創指揮，士卒見狀，咸奮激異常，沉着應付，誓與陣地共存亡。激戰至午後二時，敵步兵蜂擁而至，我以衆寡懸殊，被突破陣地。時周營長已傷重仆地，但仍持手槍斃敵多人，至彈盡力竭，終爲敵槍殺殉難，而完成其衛國守土之偉業，此種忠勇爲國殺敵致果之精神，敵雖瘋狂，亦爲敬佩不已云。」

周營長和我，不僅相識，並且全在一師服務已逾六載之久，又曾有好幾個時期，我們因公而幾乎天天見面的。我屢次的隨軍開拔和參戰，更增多我隨時和他路面的機會。所以，我見到他的陣亡消息就十分驚奇。「驚」是因爲我們感情很好而他突然永逝，「奇」是因爲在九月十六日還收到過他十四日晚上由陣地寄給我的來信，何能於七日陣亡呢？

後來，經我向關係方面詢問，據云：周營長確是陣亡了。那末，這報上的消息僅是日期的錯誤而已。

我證明了周營長的陣亡消息是確實的以後，爲之痛憤移日。既爲國家失去這樣一個有爲的人才而痛惜；又憤恨敵國的軍閥；若是他們稍有頭腦和人性而不向同文同種酷愛和平的我國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則又何致引起這次我國上下一致爲正義爲民族的應戰呢？

與我共事數年的周營長現在是爲國犧牲了，可是我竟連他的遺容都不及一見，殊覺悲愴；所以雖然我從歐洲返國迄今懶於寫文已將八年，然而此次却極願冒然提管：一則是追悼他的殉難；二則是覺得將這位忠勇衛國的軍人介紹於國人是我的責任。

周營長名鑑，號光明，湖南長沙人，按照公曆計算今年是二十九歲；殉國時他的官是陸軍少校，職是步兵營長。弱冠前畢業於本省中學，因爲愛國心切，遂入廣東黃埔軍官學校，故乃黃埔軍官學校第×期畢業生。革命軍定都南京後，曾被派赴蘇北軍中見習，不數月調返首都，考取訓練總監部派赴德國學習軍事公費生，情被家事所阻，未克成行。未久選入昔日的教導隊，該隊日漸擴充成師成軍，數年前又由軍分成若干姊妹師，但他至終均在實爲該隊基本的第××師。他先是在師內騎兵營任下級軍官，後來騎兵營改爲騎兵連，他就以已爲騎兵營連長的資格轉任了師司令部直屬的騎兵連長，「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時候，他正任職騎兵連連長而奮勇殺敵。他的天資和機能很好，精神亦極旺盛，文字又具根柢，所以各級長官均甚重視。我數年來在師司令部協助全師軍事教育如關於軍士方面、步兵方面、重機關槍方面的各種訓練班和訓練隊，均由師部當局任他爲主管官。他作事負責，對下有方，所以深爲官兵敬服。我們訓練時的一切教授，他都肯潛心學習；我們訓練時的一切計劃，他

均能絕對實施。因之我們的各種訓練，數年以來雖然很多，但由他負責的那些班隊收效最宏，我們的訓練能夠稍有成績，一半確是靠了他的努力。師長極識人才，故當去年在鎮江兼任學生軍訓總隊長時，即調他在軍訓總隊中任大隊長之職，受訓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對他的感情都很好；我想，凡曾受過他訓練的同學，現在聽到他的殉國消息，必無不為之悽然的！

去年春季，他由騎兵連長調升第××團團附；今春，因外侮日亟，形勢嚴重，師長鑒其學有根基而智勇兼備，為擇才任用及使展其所長起見，調他轉任該團的第一營營長。他果能做到殺敵致果寧死不退的烈事，實乃師長王敬久氏智慧過人善擇良材的成績及平時訓導出眾的光榮，然而周營長服從長官命令立志衛國保土的忠實行爲，亦可謂不負師長期望的模範軍人了！

周營長是獨子，他的家庭中上有年高的老父，下有稚齡的二子，夫人今春尚隨居蘇省，後因時局嚴重而返故鄉，茲聞陣亡之訊，聞家因情感所引起的悲痛可知；但是老父素來訓子報國，子又確能盡職殉難，所以在公的方面，想這位白髮喪子的老父必以教子成功為喜慰，而光明營長亦定因得伸素志而含笑於地下了。他的夫人，深明大義，自能教育幼子，使之將來會繼父遺志而為正義為民族努力的。

他以前和我在閒談的時候常說：「希望早日抗戰，懲戒橫行而無人道的暴敵，因為爲正義爲民族的作戰，是一個軍人千載難逢的幸遇！」

今將九月十四日晚上他在×××陣地寄給我的最後三言中，可以公開的兩節抄錄於下：「……自參加戰爭以還，迄今一月零三日，艱難受盡，爲民族爭生存，生死已經置之度外，可恨身在戰場，不能抽暇前往……每日飛機炸彈與砲彈之轟炸，弄得塵土遮天，如此橫行看倭奴能支持多久，全營官兵傷亡殆盡，雖經補充一次，所剩無幾……」在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出他自參加戰爭以後苦鬥的情形和早具爲民族生存而犧牲的決心了！

馬革裹屍完成壯志，是可喜而不足悲的；何況乃爲正義而犧牲？因之，我若單爲周營長著想，則覺得他的死是死得其時死得其處！所可惜的，他是步騎兩科均有根柢的人才，加之智勇好學，不單是我國軍中不易多得的營長，就是與世界上任何軍隊的營長相較，除了年齡之外，絕無不及之處。這樣一位前程遠大的戰士，今乃不幸早亡，確是國家相當的損失。

因爲限於軍事的關係，有許多周營長的事蹟尙不便公開細述，上面所寫的僅是大概而已。

最後，我覺得有一點感想：豫南口全團爲國殉難，寶山孤營與城借亡這些壯烈的事蹟是

國人共知的了；但是我們所不知或知而不詳的壯烈事蹟還多得很呢！然而，不論正在奮勇殺敵或是已經負傷陣亡的戰士，上自長官下迄士兵，他們的戰，他們的傷，他們的亡，究竟是爲什麼？連自身的生死都已置之度外了，難道還是爲個人的利益嗎？不！不！我是久處軍中的，我確知他們是爲民族，爲國家！所以我覺得除了那些出賣祖國、唯利是圖、植黨營私、沽名釣譽之輩已非人類外，就是不爲前線後方工作輸財竭力而仍醉生夢死的民衆，亦是愧對良心的！

——湯德衡·寫於應戰槍砲聲中的二十六年雙十節——

關北孤軍指揮官長訪問記

倥傯生存於現在的大時代中，個個人均有創造歷史的機會。

關北謝團孤軍，卽是爲我們大中華民族造成一頁光榮燦爛萬古不朽的歷史的人。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南戰場上的形勢，因爲大場失陷，牽連到淞滬戰局第一道防線上的關北軸心，爲了避免受敵方的包圍，在關北的十餘萬大軍，於接受命令之下向後移

動了，而當時担任掩護後退責任的陸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四團——謝晉元團，在謝團附指揮之下，也完成了他們的掩護重任，使大軍整肅地有秩序的後退了，本來他們也可以從容隨大軍後撤，但是，他們不撤，他們還有更重大的任務，因此就孤守開北的最後陣地即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堅守不退。

要知道該處的房屋，是第八十八師的師部，也是孫元良將軍的軍部，他們在這開北軸心上駐了已經二個半月，對我們自己國土上的一物一件都發生了情感，不願輕輕的放棄給敵人，除了要取得敵人的最高代價，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之後。

他們這一團，實際上也沒有一團，也沒有八百，也沒有一營，僅有四百二十個誓死不退的同志，最高的指揮者為謝團附晉元，（團長韓憲元，於節口抵抗掩護反攻後，率領其餘一營奉命後撤了）及營長楊瑞符，他們均以誓死的決心，堅守這最後陣地達四晝夜，敵人用盡了種種方法攻打了四晝夜，也沒有動得他絲毫，而敵人被我們擊死的達一百名以上，我們祇有十幾個同志殉了難，三十幾個受了傷。

三十一日的上午，因為最高當局蔣委員長的命令，在嚴紀的軍令之下不得不遵從地作更有意義的孤守的退了出來，但是他們一點東西都沒有遺留給敵人，一切的一切都帶了出來，

除了暫時放棄的一塊土地和燬壞了的房屋之外，他們的精神是多麼偉大呀！全中國的同胞，全世界的人類，都崇拜他們。

現在他們是在大上海的一角休息，在這裏我們也應該深深的給我們同情和援助的友邦致謝的。記者奉社命，特地於一日去訪問這位發揮偉大精神的指揮者謝晉元團附在某處地方，經人傳達了之後，記者就隨着走了進去，這是一個臨時搭成的布篷，篷內分成二間，外面一間內有該團其他的同志在工作，傳達者引我到裏面一間內去，這裏有二架行軍牀，三隻籐椅子，一張小桌子，上面香煙和茶都有現成的擺着，看樣子是剛才有人來訪問過的。

傳達者和我介紹之後，記者立即起來和歡迎我的一位軍人握手，他，就是謝晉元團附。他有着一副沉默而瘦削的長臉，剃着和尚頭，穿着一套草綠色的軍服，左胸襟上面掛着一個蔣委員長的小像。記者先代本報讀者致以無限的敬意以後，並將張萍舟同志的一個托我轉達的電報轉給了之後，我們就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他的傷並不重，傷是在敵人的一個平射砲的彈片上受的，當二十八日的夜間，敵人在無法可施的時候，就拿平射砲向這四行倉庫房屋內轟，這時謝團長正在很忙指揮着同志們防禦，一個砲彈竟被他穿過了牆頭打了進來，砲彈也炸了，但是巧得很，這個爆炸的彈片沒有

打在其他的要害，剛剛打在謝團長的腰間的皮帶上，故祇在左面腰間受了一點微傷。

他對我表示了謝意之後，記者要他談談孤守四行中的作戰經過。

他很高興的答應了，他說：「我們這一團，本來是駐在北站大廈內的，十月二十六日晚
上十時，大軍奉命撤退，我們奉了留守關北的命令，於是在掩護後退工作完畢了之後，當時
即向預定的陣地四行倉庫方面集合起來，一方面在那裏築起工事來，準備固守。

「至於敵人來攻我們沒有什麼可記的，他們就是靠機械，但是我們大家都決定了死，看
見了敵人就打，總之四日夜之內，被我們殺死的敵人有一百多個。」

我們正在講的時候，有幾個外國記者也來訪他，他們有三個是路透社的，剛從南京謁見
了蔣委員長來上海，特地來訪謝團長，要把我們這一位抗敵英雄傳播到全世界去。

他們對謝團長都表示非常欽服，他們說，在孤軍沒有退出關北的時候，他們適在南京晉
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也讚許孤軍的勇敢，同時他們並問了許多關於敵人作戰的方法，約一
刻鐘才去了，我們仍舊談着。

他說：「敵人的作戰能力，現在完全顯露了，我在關北二個半月，一切敵方的利器，多
已看到了，就是飛機大砲和毒氣三樣，現在敵方已經完全對我們使用過，而且大大的使用。

但是我們也不怎樣敗；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此後的結果。至於說敵人的步兵，作戰能力比起我們的士兵來差得很遠，就以這一次在四行倉庫那邊來講吧，本來敵人對我們是取著包圍形勢的，他在我們的倉庫外面停留著許多架機關槍和鐵甲車，倘使我們要退，那一定是犧牲很大的，照我自己的估計，我們這一營人要撤退，也得要與敵併去三分之二，出來的不過三分之一的可能。但是敵人不會利用，他在我們不動的時候盡掃機關槍，」他停了一停又說，「這裏說下去要說到我們的撤退了。當三十日晚上起，敵人的槍聲在我們的四週，一直就沒有停，我們是九點鐘奉到命令的，司令係以電話通知的——當時的電話沒有斷，我在奉到了命令之後，因為外面的機關槍很厲害，我就下令準備衝殺，並沒有把準備退出的命令告訴同志，因為我們這時候個個是準備與此陣地共存亡的，根本沒有想到退出和再想求生，及到命令來了，不得已祇有違從撤退。可是又如何退法呢？在這極緊張的時候，那裏有衝殺敵人的痛快。待到三十一日上午一時的時分，同志已完全準備好了，那時我方命令遵命撤退，以三架機關槍斷後，先向敵人衝攻，準備大殺一場，可是敵方竟不敢和我們拼，他們的機關槍手大概也已經嚇退了。故敵人的槍裏也不吐出火來了，我們得以從容地退了出來，但是有幾位同志是在那時受了傷的。

「現在我們各官兵都很興奮，我們即可開往前線去再和敵人死拚，本人亦誓以此身與倭寇週旋到底。」

後來，我再問他對於我們退至第二道防線後，有何感想。他說「在整個中華民族和敵人拚命的時候，這種小進小退，沒有什麼道理，歐戰的時候，德國的軍隊已經打到了巴黎，結果德國還是失敗，就是一個好警喻，我們現在不是求一時的勝利，我們要求的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永生，蔣委員長曾經說過，我們要從非常危險和艱難中才能得到落後的勝利，現在的小勝小敗算得什麼。」

最後的說：「在現在的第二道防線上，因為河港交叉，比之前第一道防線還要有利我們，有名的興登堡陣地，就是利用河港呢。」

團團長廣東省人，今年三十三歲，家屬仍住在廣東，有子女各二，他是中央軍校第五期畢業生，出了校門之後，即參加北伐，輾轉分駐在廣東、南昌、漢口、及沿京滬滬杭甬兩路一帶，至今已經從軍十一年了。

——勾秋·十一月二日——

孤軍退出記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關北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昨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終以有關軍事秘密，未便輕於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任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關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一「天然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爲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略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爲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關北孤軍因爲意志的齊一堅強，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關

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關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為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已費盡了掩護退却的責任。

敵人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量數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為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國，帶傷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因為孤軍的奮鬥，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他們全營歸來了！我相信他們個人的信念更加强了！殲敵經驗更多了，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度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堅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將士達成了重重的任務，然後奉命

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殲滅幾個敵人，達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誠心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部靈活的機器地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奮興。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部，在無數層的紗布繃帶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最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烈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桌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送一大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

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並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關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早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里，病房內外已經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砲彈，幾個手榴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里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吃下去。

「廿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麻，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

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佔有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製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时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來不斷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實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遠遠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里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

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混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里，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

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著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我們不是要長期抗戰嗎？」

「是的，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守是奉命，退也是奉命，而且是冒死退出的。我們退出的路口，敵人佈有四部機關槍，並有照明燈，我們打壞了一架，敵又裝了一架。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大家只趕着作工事，誰也沒睡覺。」

「這次堅守中，出力的都有那幾位？」

「那天投彈炸死許多敵人的，是排長殷求成幹的，他因未用棍子打雷筒，被敵擊傷了右

手。我們對官兵，只求能達到任務，這次堅守的，都很有決心，誰派到任務，誰都可以達到，殷排長機會好，所以表現好。我們這次的決心，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說着又想了想說：「還有一位上官連長，湯警官，因為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二十八日才經過許多堅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的。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奮戰，爬在炮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又射，又墜到地上，這樁更番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所以我們左翼（即交通銀行倉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剛附住大陸銀行倉庫里邊，我們的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條，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國戰中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担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甦起，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寢覺。